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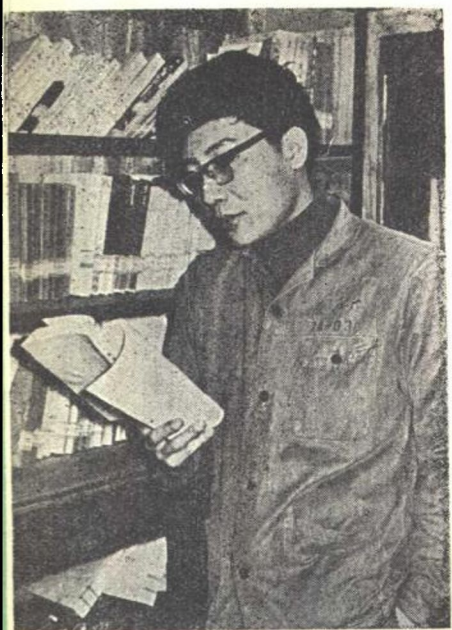
追求

孔捷生



2

zhuiqiu



孔捷生

追 求

(短篇小说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追 求
(短篇小说集)

孔捷生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,375印张 1插图 125,000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1·1279 定价 0.50元

目 录

1	姻缘
21	锁王传略
37	再见
45	因为有了她
64	动荡的青春
80	哎哟，妈妈
95	人与人
115	在小河那边
141	追求
165	这些年轻人
199	后记

姻 缘

今年春节，我和归侨青年伍国梁结婚了。俗话说“好事多磨”。要说我们这姻缘，可真有不少波折呢！

一 不打不相识

那是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前两年的事。我是兴华锁厂里的一个小组副组长，又是团支部书记，受厂里抓“政工”的副书记直接领导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，现在想来实在有点糊涂呢。当时，那伍国梁在厂里的名声可不怎么的。我和他没有什么接触，更不熟悉，只知道他是我们厂里的总质检员，是个得罪人的角色。这倒没什么，我自己就从来不怕得罪人，糟就糟在他是海外归侨。这地位呀，比“臭老九”还低一等呢！厂里不少人都在背地里称他“老十”。这名儿多新鲜，可真不雅听啊！但谁也没把“老十”前面那个“臭”字带出来，也许他还不算“臭”，谁知道

呢！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，不就是技术质检科个头高高，脸儿白白，穿戴整整齐齐那个人吗？

一天，我们锁簧组到仓库领料，原来型号的钢丝用光了，只好领代用的。投料试机后，发现生产出来的锁钩弹簧很难符合图纸要求公差超八丝米的标准。我们调了半天机台，弄得一头烟，还是不断出次品。大伙说，去找伍国梁吧，总质检员嘛。谁去呢？大伙都推我出头。区大姐说：“当然阿珍去罗，副组长嘛！”“你正组长为啥不去呀？”“嗨，你就不懂，大姑娘和小伙子好说话！”她呀，一天不说笑话就要憋死了，这个区大姐！我去就我去，真晦气！我们组的产品质量向来顶呱呱，从来没有惊动过这个姓伍的。我拿着图纸、次品走进技术科。我们这位总质检大师呀，正一本正经地翻一份世界名牌英国“耶劳”锁的技术资料呢。我一看心里就别扭，整天啃那洋本本，怪不得叫“臭老九”呢……不对，是“老十”！瞧这人，人家走到他身边还埋头埋脑。有求于他，我只得捺着性子叫道：“喂，总质检师！”他抬头瞧见我，急忙又是让座，又是倒茶。“请坐，喝茶吧，梁——梁——”“我叫梁小珍！”“啊，对不起，一时叫不上来。”算了吧，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嗨，他还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。这算怎么回事呀，一个厂里的，不熟悉也见过嘛，还兴这一套？瞧他这股酸气！我伸出不太干净的手狠狠地和他握了握。他只是不介意地笑笑。

我把图纸、次品弹簧往桌上一放，说：“找你瞧瞧这图纸。”“图纸有问题？”“问题有一点，质量标准太高了，干不

来。”“公差八丝米，过去一直是这个标准呀！”“那是老黄历，翻不得啦！那号钢丝没啦！”“到仓库领嘛。”“这还用你教吗？仓库里没有，光了！”“那就向供销科报告嘛。”听到这套官腔我就烦：“报告什么呀！这是啥年头，铁路都不通，要什么没什么。”“那你们想出什么办法没有？”“办法么？降低标准，只降两个丝，我们就好干多了。”“这是不容考虑的！”听他这口气多气人，我嚷起来了：“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别以为就你懂，岭南锁厂公差十二个丝米也不算次品！”“人家是人家，咱们厂的产品我把关。”“什么？什么？文化革命都快十年啦，你还敢搞专家治厂那一套？我问你，出了废品谁负责？”“按规定，经我检查出工艺不合格还继续生产的，要由小组长负责。”“什么规定？谁家的规定？早砸烂啦！”“现在就是要整顿嘛。”瞧，他倒有理了。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还说小伙子和大姑娘好说话呢！

他倒心平气静地说：“来点小改小革吧，现在投的料是什么型号？”“说得轻巧，你去侍弄吧！”我扭头就走。他跟着就来了，在机台上东摸一下，西搞一下，弄得满身油污。半天工夫，可真成功了。卡尺一量，公差只有七丝米。我用自己的茶盅给他倒了茶，还给他递毛巾，让他擦擦脸。区大姐在一旁老抿着嘴儿笑。这个大姐心眼真多，这有什么呢？不该谢谢人家吗？

打那以后，我和他见了面都打招呼，他好几次下班以后都到咱小组帮忙搞搞技术改革，我也到科里请教过他几次。他啊，人倒热心，就是太客气，太斯文了。

二 乱点鸳鸯谱

一天下班时，区大姐递给我一张票子，说道：“阿珍，我三妹请你看粤剧，今晚人民戏院的。穿上花裙子去，别老穿你那长裤子。”她三妹是我的同学，看戏就看戏嘛，干嘛要穿裙子。不过，我还是穿上裙子到戏院去了。我到得早，就在座位上老往入口处瞧。却看见伍国梁穿得挺讲究的，走进戏院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束姜花。哟，这人一定是约女朋友来看戏了，还捧着鲜花，什么派头！我一撇嘴不瞧他了。不一会儿，他竟走到我身边。我猛一抬头，他认出是我，满脸惊愕。我急忙说：“总质检员，你也看‘大戏’呀？要开场了，快去找座位吧。”我和他说话时，许多人侧目而视，别提有多别扭了。我恨不得他马上走开。他却疑惑不定地看看自己的票子，又四下瞧瞧，红着脸说：“我的位置就在这儿。你……你来得好早哇。”他在没话找话说，可这是什么话！“那你就坐下吧，别老站着。你和谁来？”“和一个朋友。”“女朋友吗？”我装着漫不经心地问。“我哪有什么女朋友。区大姐的侄儿请我看戏。瞧，还让我顺便给他买一束姜花来。”

我们俩局促地坐着，彼此都用眼睛四处找人。我开始觉得事情有点蹊跷。等到左右的空位子都坐了人，我全明白了。这个区大姐真会捉弄人！我想，锣鼓响了，自己就溜之大吉吧。可又想，这有什么呢，不就是看看戏罢了。我还是坐着。但一个穿花裙子的姑娘旁边坐着一个拿花的小伙子，这情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！哪还有心思看戏！

伍国梁终于不东张西望了。他也很局促，但挺有礼貌地开始和我说话。别瞧他一表斯文，说起话来倒真有趣。刚演到《军民鱼水情》一场，他说有个演员把台词说错了，说成“把沙奶奶搬到屋后的水缸里坚壁起来。”叫我好乐了一回。想想不对劲，我提醒他往后别传这类笑话了，这是“样板戏”。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样板戏？要是这《沙家浜》只是上百个戏中的一个，我倒乐意看，可把它神化成样板，那就对不起了。”说实话，我也打心眼里觉得这戏看腻味了，冲口就说：“咱们别看了吧。”他挺听话地站起来。我这才明白自己说了些啥，心里噗通噗通直跳。幸亏在暗里，谁也瞧不见我脸上有多红。

走出戏院，我俩都站住了。他迟疑着说：“我……送你回家，好吗？”“那就走吧。”我们俩沿着珠江长堤一边踟蹰一边聊天。原来国梁十四岁才从印尼回国求学，是轻工业技校毕业的。他爸爸是一家华侨合股的公司职员，常常到处跑商务。国梁小时候跟着爸爸到过东南亚和欧美一些国家。他给我描述菲律宾胜地碧瑶的风光，法国凡尔赛宫的奇观。在英国，他还参观过莎士比亚的故居。嗨！莎士比亚！我从读小学时就听到这个大名，可惜他的剧本我一个也没读过，这些年到哪里去找这种书看呢！于是，他又给我讲《威尼斯商人》。故事讲完了，街上的行人也稀少了。他说：“你家还有多远？”“傻瓜！早走过了。”

那天晚上月色很迷人，他拿着的那束姜花很香很香。后来……后来他把花给我了。

三 是红还是白

没多久，厂里哄传开了，说区大姐乱点鸳鸯谱，弄假成真。厂里的姐妹有的向我夸赞：“小伙子不错嘛，心眼好，模样也长得好。”也有的说：“哼！团支书找这种人？我看喜糖吃不上，准吹！”闲话由人说，舌头在人家嘴巴里长着，有什么办法？

后来，我了解到，国梁在技校里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《中国青年》上还登过他的事迹呢！当然罗，那不过是一篇小通讯，没啥了不起。至于他的工作表现嘛，我都领教过了。他把质量关可严啦，谁出了废次品，他就苦口婆心地劝导，说他在外国商店的货架上很少看到国产货，人家说是中国货质量不高，缺乏竞争力。中国工人阶级嘛，要有志气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对他的话，反应是各种各样的。有些人不服气，大叫大嚷：“咱们不是资本家，自由竞争？见鬼去吧！”这种行为自然很不对，但国梁的话说得似乎有点……不对头。是不是他在国外呆过，有点洋气味呢？

但看三五日，相见不如初。渐渐我也发觉了他的毛病，就是太“白”了。我倒不是说他脸白（老实说，他的脸也白净了点，人家书上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是“古铜色”或“黑里透红”的），我指的是他政治上的“白”。比方说吧，文化大革命挺热闹那些年他却闭门进修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一派的，连我也搞不清他的“观点”，问起他只答道：“我不赞成分两派。”“那你赞成什么？”“赞成真心搞社会主义的人。”这还不

算啥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阵，他竟把报刊上一些重要文章骂为“异端邪说”。我气得直嚷说：“你是个书呆子，白专！啃你的《锁体结构》去吧，你懂什么叫政治！”他说他在《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》中发表过学习体会。我说那本书我也翻过，那是文化革命以前出的了，观点不一定对；再说那算什么政治书籍，简直就是业务论文。他说如果那不算政治，他就实在不能弄懂“今天的政治”了。我们斗嘴的事儿，“媒人婆”区大姐当然知道的。一天下班后，我正在洗手，区大姐的爱人老包（我们厂的党总支副书记，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大伙管他叫“包青天”）笑吟吟地走到我跟前说：“今晚有约会吧，阿珍？伍国梁在大门口等你呢。”“让他等吧！”“嗨！跟谁生气呀，看不上人家啦？”“他呀，白专！政治上有多糊涂！”“嗨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国梁他爱祖国，自愿回国接受党的教育，这是红还是白？和他一道回来的有些归侨这些年又出国了，都劝他也写申请，他还是不灰心，不动摇。这是红还是白？”“这——反正他顶多算粉红色的。”包青天嘻嘻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阿珍，国梁常到我家来的，你也常来吧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其实呀，国梁并不算怎么糊涂，对某些问题他还有一定的见解呢。当然，一个青年嘛，缺乏斗争经验，存在一些缺点毛病是免不了的，可以努力克服嘛！”虽说我对国梁有点看法，包青天的话却说得我心里甜滋滋的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担心国梁在厂门外等急了，晚上他还要给我辅导技术课呢。

四 昏官“过于执”

一九七六年夏天，我被批准入党了。介绍人就是厂里那个分工抓“政工”的党总支副书记，开口闭口尽是当时报刊上“梁效”、“池恒”之流的语言，群众威信低得很，人们管他叫“过于执”。据说这是一出叫《十五贯》的戏里一个昏官的名字。我虽说没看过这戏，眼前这位也够瞧的了。比方说吧，我这团支书把发展团员的名单往他前面一摆，他拿红笔在上面一划就没剩几个了。他边划边念念有词：“这人爷爷是右派，你怎么搞的！”“他爷爷早不在了。”“阴魂未散嘛。”说着他又划掉了几个“黑帮子女”、“姑妈在香港”的人。瞧瞧，够过于执了。

让这人当介绍人，未免有点遗憾，要是让包青天介绍多好哇。不过，也无所谓了，主要是看自己的条件够不够，谁介绍都一样。

当我把好消息告诉伍国梁时，心想他会高兴地向我祝贺。不料他却半晌才冒出一句：“你不觉得入党太早了吗？”“什么呀！我都二十六了，刘胡兰……”“刘胡兰入党不是因为她只有十五岁，而是具备了……”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！人家党员提意见，还说我斗争性强，疾恶如仇……”“那也要分清善恶，不能乱斗一气。”“快别说了吧，人家入党你不高兴，谁象你呀，白专道路，不求上进，当一辈子无党派人士吧！”“我在中学时就是共青团员，团小组长……”“得了，得了，你都快三十了，早退团了，还好意思提呢！”“那我就多说了。只

奉劝你一句，当前情况很复杂呢，你凡事可要用脑筋想一想，分辨是非，站稳立场。”嗨，他还给我上政治课呢！那天，我们怎么也谈不拢。

谁知入了党，个人问题就复杂起来了。一天刚上班，过于执就把我找去，板起面孔说：“梁小珍，据反映，你在和伍国梁谈恋爱。有这事吗？”瞧这人多官僚，我们都好了一年了。我点了点头。过于执又说：“你现在是党员了，要和组织交代清楚，要提高到党性原则来谈。”“谈什么呀？”“嗨！伍国梁的父亲是资本家的高级职员，是资产阶级的走狗。这不是工人阶级的死敌，又是什么？”——“不是这样又是什么”，是过于执的习惯语法。我不大懂什么是高级职员，就说：“国梁的爸爸挺爱国，挺进步，他是那边一个什么华侨联合会的主席，打以前就捐款，运药品给华南抗日游击队。”“资本家嘛，唯利是图，他们这不是为了赚钱，又是什么？”捐款也是为了赚钱！我真弄不懂，要说赚钱，卖药品给日本鬼子才赚钱啊！我又说：“他爸爸原来是省政协的委员……”“政协？什么东西！早砸烂了。你说话可要注意立场啊！”我无言可对。他翻着一个蓝皮小本（我知道这本子是专门记录某些人的言行的）说：“就说伍国梁吧，自身的问题也很多，科里让他写批×的稿子他不写，还说什么他本人是让人家来批判的，怎能去批判别人。这是瞎说！批林彪那阵，他才起劲呢！这不是抵触情绪，又是什么？”我没吭气，心里真乱。过于执又说：“那边回来的人，满脑子脏东西，会传染的。你过去挺朴素，现在却穿着花裙子满街跑，成何体统！这不是受了腐

蚀，又是什么？”“他可从来没对我的穿戴出过什么主意。”我委屈极了。他又说：“据反映，你在组里说过外国剧本，那剧本叫什么什么商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“《威尼斯商人》。那是莎士比亚的剧本。国梁说马克思很赞赏这本书。”“胡扯！政治骗子！这我得记下来。”过于执在蓝皮小本上边记边说：“告诉你吧，伍国梁的社会关系那么复杂，运动来了，敢情是靶子。作为副书记，你的入党介绍人，我要维护组织的纯洁性。你在这儿表个态吧。”“我……让我想想。”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。这时包青天进来了，他用棉纱擦着手上的油泥，随便问道：“谈些什么呀？团的工作吗？”过于执说：“新党员嘛，给她谈谈组织观念。”过于执又板着面对我说：“年轻人可不能让爱情这玩艺儿冲昏了头脑，在这个问题上栽筋斗，误了自己一辈子。恋爱婚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，这好象是恩格斯说的？”他不大有把握地问包青天。包青天皱皱眉说：“是呀，阻挠人家的恋爱婚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。”“我是执行上面的海外关系六条处理规定。”过于执说的这个规定，我没看过，那是机密。我只知道是林彪没死那阵发下来的。包青天说：“那不是中央文件，它和党的华侨政策是有抵触的。”过于执眯起眼睛说：“你是不是认为党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？”“党的政策是一贯的，不过，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”

我觉得他俩的话很有点唇枪舌剑的味道。听说两位副书记不够团结，我不便在这儿呆着。此时正好过于执对我说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我就象得到大赦似地走了出来。可心头一点也不轻松，就象压上了一块大石头。

五 台风到来之前

下午是干部行政人员政治学习，我是团支书，也得参加。

大概是台风快要来了，天热得闷人。国梁又挨着我坐。有什么办法啊，难道赶他走吗？在过于执阴沉沉的目光扫射下，我比那次在人民戏院等人时更不自在。

政治学习照例由过于执主持，包青天提议讨论讨论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。国梁发言了，他说：“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，但主要是自检互检的制度松了。不能什么都说是‘管、卡、压’，乱砍合理的规章制度。前几年，我们的挂锁驰名国外，科威特国民选举，投票箱用的就是咱们的锁，而现在——”“等等，我问你，科威特是什么国家？”过于执突然不怀好意地问道。“科威特在西亚，盛产石油……”“我不是问你这个。社会主义国家的锁给封建王国锁投票箱，难道光彩吗？”哎呀，科威特哪是什么封建王国呀！国梁向来就讨厌过于执，他答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国王是不允许选举的。”大伙全都窃窃地笑着。过于执愣了一下，沉下脸说：“咱们出口挂锁，可不是给资产阶级投票箱服务的。那不成了他们虚伪的自由选举的遮羞布又是什么？”自然罗，这些话“提到原则高度”来说，都是冠冕堂皇而又无懈可击的。于是，谁也不开口了。

政治学习开始了，由过于执主读一篇批判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大块文章。

天真热啊，大伙都昏昏欲睡。我也挺想睡。可不成呀，一个新党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打瞌睡，这象什么

话！为了提神，我与国梁说起悄悄话来：“喂，听见了吗，人民币也是‘旧社会的痕迹’，要用‘劳动券’代替它呢。”国梁说劳动券是欧洲一个社会主义空想家想出来的。它再好也是将来才能实行的东西。今天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。谁要是硬要超越这个社会阶段，把共产主义的东西搬到今天来，其目的就值得怀疑。他说：“打个比方吧，到共产主义就不用锁这种东西了，要是现在就停产，那只有小偷和大盗叫好。”话说得有趣，也有点道理，但我觉得不全对。我说有些事物是对的，为啥不马上实行，老是“过渡”，“过渡”，啥时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？真急死人！国梁却悄声说：“给你说个笑话吧，从前有个很博雅的教书老先生，有一天他看见书房外面飞着雪花，一时十分感慨，即兴吟了一首诗：‘天公下雪不下雨，雪到地上才变雨，变成雨来多麻烦，不如当初就下雨。’这时，下面一个学童站起来应声和了一首：‘先生吃饭不吃屎，饭到肚里才变屎，变成屎来多麻烦，不如当初就吃屎。’……”我实在憋不住，放声大笑起来。过于执愣住了，打瞌睡的人全都惊醒了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包青天微笑着说：“你们说什么笑话来着，给大伙说说吧。天热，大家都困了，笑笑好提神。”国梁这呆子真的给大伙重复了一遍。全场哗然大笑，打翻了茶杯，笑弯了肚子，什么样儿都有。唯有过于执乌云满脸，看见他那副样子我就挺担心。果然，笑声一止，过于执就弦外有音地说：“故事还未讲完吧，我倒想知道这学童的下场。”国梁眼睛也不眨就答道：“书童倒不知前程怎样，只是那位老先生名誉扫地了，教不成书了，卷铺盖啦！”大伙又笑起

来了。这时过于执脸色阴沉地掏出了那个蓝皮小本。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，“台风”要来了。果真，学习结束后，过于执把我叫住，要我到政工组“谈谈”。

六 风暴来了

晚上，闷热得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缺了半边的月儿发着模糊的光晕，在预告着台风的来临。

我和国梁沿着长堤走着。我眼角噙着泪水，心里乱糟糟的。怎样开口把过于执的话告诉他呢？

他开腔了：“阿珍，你怎么不说话，心里不痛快？给你说个笑话……”这是什么时候啊，他倒要说笑话！我真怕他开口，急忙叫道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！”“你怎么啦？”我控制住感情，不让眼泪溜出来，硬着心肠说：“国梁，你能和家庭断绝关系么？”他吓了一跳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是工人的女儿，共产党员。你爸爸是资本家的……跑腿。这有一个阶级……立场问题。”我吞吞吐吐地说。国梁睁大眼睛说：“怎能这么说呢，你爸爸在旧社会也给资本家干过活，这能说是资本家的走狗吗？我爸爸也是受压迫、受剥削的……”“别说了，反正和工人是不一样的。再说，你说过他是个社会活动家。”“那都是爱国进步活动啊！”“那是很难说清楚的，国外那么复杂。”“好吧，就算爸爸是一般华侨，就算是资本家的职员，华侨资产阶级多数还是爱国的呀，还要讲统一战线啊，党的华侨政策……”“不用多说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是要……划清界线的。”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，他不安地问：“过于执找你，说的就是